了公众号、视频号方便与大家交流，欢迎老师同学们提出宝贵意见。近年来我也留心收集与校史相关的文件、照片、实物，已两次捐赠母校档案馆，得意手笔是将1936年地学系毕业的一位老学长在校照片一举拿下，大家可以在档案馆、校史馆联合举办的“第十一届清华史料和名人档案捐赠精品展”中看到。能以这样的方式回馈母校，我倍感欣慰。

百年薪火赓续不息，卅载归来初心未改。回首过往，我们始终牢记母校教诲，在各自岗位上踏实前行；立足当下，我们感恩岁月馈赠，珍惜这份难得的重逢与相聚；展望未来，我们更愿以己之力，为人文学院增光添彩，续写清华人文的荣光与辉煌。

最后，衷心祝愿人文学院百年基业长青，桃李满天下，春晖遍四方！祝愿各位老师身体康健、福泽绵长、桃李芬芳！祝愿各位校友历经千帆、前程似锦、万事顺遂！祝愿同学们不负春光、不负时代、不负韶华！

行至远方，仍有清华人的灯火

○刘瀚泽（2022级未央书院）

临近毕业，“校友”二字在我心中逐渐从一个称谓变成一种具体的感受。

刚入学时，提到校友，想到的常常是校史中熠熠生辉的名字，是校庆返校时胸前的一枚红条，是秩年相聚时跨越岁月的合影。直到大学四年里一次次走出校园，走向福建的企业园区、贵州的山水村寨、北欧的高校与创新空间，我才慢慢明白，校友从不只是通讯录里的身份，也不只是毕业之后的称呼。

很多时候，校友是抵达陌生地方时一句“住得习不习惯”的关心；是实践行程中一次及时的协调；是企业参访后校友暖心接待，认真地把一群年轻学生安顿好；也是在远隔万里的异国他乡，仍有人愿意为清华学生介绍情况、牵线搭桥。那些帮助并不总是隆重，却具体、温暖而有力。它们让我在实践中第一次真正理解了清华校友文化的分量。

福建：被打开的一扇产业之门

2023年暑假，我随“闽海新风”赴福建调研开放发展理论与实践支队，前往厦门、福州。作为工科学生，我们在校园中



2023年厦门，“闽海新风”支队同学与校友在鹭燕医药总部合影留念

学习工程、技术和系统，但很少有机会真正进入企业内部，看到技术如何转化为产品，产业如何回应社会需求。福建校友会的帮助，让这次实践不只停留在调研材料中，而是拥有了走进现场的可能。

在厦门，我们走访了校友企业鹭燕医药。鹭燕医药董事长吴金祥学长是清华大学厦门校友会会长。他将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的精神融入企业发展之中，逐渐形成了“自强不息，追求辉煌”的企业文化。回想那次参访，我对这些话有了更具体的理解。所谓企业文化，并不只写在展板上，而是体现在如何对待行业、如何组织团队、如何面对后来者之中。

参访结束后，几位学长学姐十分贴心地说带我们去品味美食，领着将近二十名支队同学来到当地一家地道的餐馆。大家围坐一起其乐融融，聊清华时光、聊专业学习、聊生活状况、聊职业发展、聊困惑难题、聊兴趣爱好、聊美食美景。让我感到暖心的并不是菜品本身，而是这份招待背后的郑重：他们把一群第一次见面的师弟师妹当作自家人一样认真接待，愿意花时间陪我们吃饭、聊天，也愿意把自己对行业、城市和人生选择的理解讲给我们听。

那种“被认真对待”的感觉一直留在心里。它让我们感到，自己并不是作为一支临时实践队匆匆经过，而是作为清华共同体中的后来者，被前辈郑重地迎接了一次。

贵州：一片土地上的校友情谊

2024年寒假，我随“种梦湄潭”实践支队前往贵州支教。相比福建实践中进入产业现场的震撼，贵州之行带给我的感受更细腻：在湄潭的课堂和茶馆里，我看到校友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一座县城；在贵阳的餐桌旁，我感受到地方校友会像家一样接住年轻学生；在民族服饰博物馆中，我又看到一名清华人如何用多年奔走守护一片土地的文化记忆。

在湄潭，半山茶馆里的一盏灯，让我第一次感到，一座县城需要有人慢慢讲给我们听。抵达湄潭后，湄潭县副县长、清华土木系校友张修德学长一直关心支队行程和同学们的适应情况。在求是中学支教期间，他多次旁听我们的课程，并在课后认真提出建议：哪些内容对当地学生更有帮助，哪些表达可以更贴近他们的理解，怎样让一堂课不只热闹，更能真正留下东西。

他也带我们认识课堂之外的湄潭。他特意带我们体验当地特色早点，边吃边介绍湄潭的饮食和生活。还有一天晚上，正式行程结束后，他带我们到一处建在半山上的茶馆。我们围坐在那里，听他讲湄潭的历史、茶产业的发展，也讲这片土地如何在时代变化中寻找自己的方向。

那不是一场正式报告，也不是一次安



“种梦湄潭”支队同学和贵州校友会校友合影留念

排在日程表里的座谈，却成为我对湄潭印象最深的瞬间之一。一个地方不是靠几页材料就能理解的，它需要有人带你走进清晨的早点铺，走进夜晚的半山茶馆，讲述一座县城的来路与去处。

在贵阳，一顿饭里的“回家”感，让我明白地方校友会为何被称为最坚实的后盾。离开湄潭来到贵阳后，贵州校友带支队同学们来到一个令大家难忘的餐厅。走进餐厅时，我就被眼前的场景打动了：那是一位清华校友开的餐厅，墙上挂着清华园的建筑照片、校友合影和各类与母校有关的画面。我们刚从奔波的实践行程中到达贵阳，推门进去却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清华。

那天晚上，贵州校友和支队同学坐了满满三大桌。席间，1992级曹继才学长说起贵州校友会时，语气真挚而热切。他说，贵州校友互帮互助，在不同产业、不同地区都能找到清华校友的身影；无论是求职、生活，还是初到一地时的困惑，都可以从校友那里获得帮助和建议。他对我们说：“你们就放心地来，什么困难、犹豫这些都不要有。来了之后你们就会发现，咱们贵州校友会就是一个大家庭，永远地支持你、鼓励你。”

这句话我一直记得。它没有华丽的修辞，却很有力量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意识到，所谓校友会，并不只是一个组织名称，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支持系统：当一个年轻人来到陌生城市时，有人愿意接住他；当他面对选择和不确定时，有人愿意分享经验；当他真正决定留下来、干下去时，也有人愿意站在身后鼓励他。

在展馆，一件衣裳背后的一座村寨，让我理解了清华人守护文化根脉的另一种方式。在贵阳，我们还参观了五彩黔艺民族服饰博物馆。馆长陈月巧学姐是贵州省政协委员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，也是长期扎根贵州民族服饰研究与保护的一名清华校友。走进博物馆时，我最初只是被展厅中绚丽的色彩吸引。月巧学姐带着我们一件件看过去，介绍它们来自哪里、属于哪个支系、在什么场合穿着、使用了怎样的工艺。

参观到几个展区时，我注意到有些地方的展品格外少，心中难免疑惑。月巧学姐解释说，这些服饰很多都是她亲自走到一个个村寨中，一户一户去问询当地居民，才一点点收集而来。有些服饰几乎已是世上仅有的几件；有些从老人家的箱底中被翻出时，已经破损、褪色、脆弱，需要重新清理、修复、整理，才能以现在的样子出现在展厅里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意识到，眼前的一件衣裳并不只是“民族服饰”，它可能曾陪伴一个人走过婚嫁、节庆、劳作与日常。它的纹样里藏着族群记忆，针脚里连着家庭传承，也承载着一个村寨逐渐远去的生活方式。如果没有人愿意跋山涉水地寻找、询问、记录、修复，这些故事也许就会随着时间静静消失。

多年以后，如果我再想起那次贵州实践，也许最先浮现的不是某一张行程表，而是半山茶馆里那盏灯，是贵阳餐厅墙上那些熟悉的清华园照片，也是博物馆展柜中那些来之不易的衣裳。它们共同告诉我：清华不只在北京，也在每一个清华人愿意彼此支持的地方。

北欧：远方仍有回声

2024年暑假，我随“瑞雪清兰”实践

支队前往瑞典、芬兰，围绕“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”调研北欧国家创新高地建设经验。那是我第一次在如此遥远的地方感受到清华校友网络的延展。

在瑞典和芬兰期间，北欧校友和相关师友为我们介绍当地情况，也向我们推荐了许多值得交流的老师和前辈。很多帮助看似只是推送一个联系人、介绍一个背景、提醒一个注意事项，却让我们在陌生环境中少走了许多弯路。

站在异国校园中，听老师和前辈们介绍北欧高校的人才培养、科研组织和产学研协同，我常常会想起清华园里的课堂。原来，所谓“世界一流大学”和“创新高地建设”，并不是远在新闻报道中的概念，而是可以在一次次交流中被拆解、比较和理解的现实问题。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，我感受到清华共同体的边界比自己想象得更远。它不只在北京，不只在国内，也不只存在于已经成型的组织结构中。很多时候，只要清华学生带着真诚的问题出发，就会有校友愿意回应、帮助和连接。



2024 年暑假，“瑞雪清兰”支队同学与芬兰阿尔托大学学生联合会同学合影留念

从被照亮，到成为连接的一点光

回望这些实践经历，我越来越理解清华校友文化中的“爱国奉献、爱校感恩、爱友互助”。它不是一句停留在纸面上的概括，而是一次次具体的行动：是福建的师兄师姐带我们走进企业现场；是修德学长在湄潭关心我们的课堂、食宿和行程，把一座县城的历史与茶香讲给我们听；是贵州校友会在千里之外为我们营造出“回家”的温暖；是月巧学姐在村寨间奔走多年，只为保存那些可能消失的民族服饰；也是远在北欧的校友和师友，为一支年轻的实践队联系资源、打开视野。

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，清华校友共同体之所以珍贵，不只因为它拥有广泛的资源，更因为其中始终流动着一种愿意相互成就的善意。当我们还是学生时，总有人为我们照亮一段路；当我们走出校园后，也应当成为别人路上的一点光。

作为2026届本科毕业生校友年级理事，我也将在毕业后迎来身份的转变。从学生到校友，不是与清华关系的结束，而是进入一个更长久共同体的开始。过去几年，我在实践路上受到过许多校友和前辈的帮助。正因为被帮助过，才更知道连接的可贵；正因为被照亮过，才更愿意在未来成为连接的一点光。

愿自己毕业后，无论身处何地、从事何业，都仍能记得从清华园出发时所接受的托举，也愿意在他人需要时伸出手来，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。